

冰点特稿第1280期

一介草人

1 坐冷板凳的草人

草业科学家任继周先生99岁了。在北京北五环一个老旧小区,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工作,查看邮件、修订《草业百科全书》的文稿。怕他身体吃不消,保姆每隔一小时就要提醒他休息一会儿。

2022年,他接连得了室息性哮喘、肺炎。治愈后,记忆力严重衰退,头天晚上计划好的事,第二天早上就忘了。路也走不动了,从书房到客厅,他需要保姆搀扶着,一点点往前移动。早几年,他还能有力气把报纸放到投影仪上看,现在只能靠座椅戴着眼镜,盯着显示屏上小1号字体的电子文档。

害怕与社会脱节,他在2022年年底开了公众号,取名草人说话。我现在发不了论文了,但还有很多话想说。他倚在沙发上,缓缓地对记者说。

他是中国草业科学奠基人之一,中国首位草业科学方面的院士,推动了草业科学向草业产业的转变。他创建了中国高等农业院校第一个草原系,将草原科学从二级学科推动为一级学科。

有关他的科学成就十几页都写不完,草业科学发展的每一个步骤几乎都有他的参与。有人说,他带出了中国草业科学的黄埔军校。但这些声名只限于草业领域。普通人并不了解他,也不知道他最初研究草原,是为了让国人吃上肉、喝上牛奶。

我上中学的时候经常生病。不光我身体不好,好多人都面黄肌瘦,吃不好。中国这个弱的国家要从营养上着想,就是吃肉喝奶。任继周回忆,20世纪五六十年代,肉和奶都是奢侈品,肉质也不好。有一次,他接待来交流的外宾,对方听说吃牛肉很高兴,结果一吃口感像橡皮。

为了提高草产量,让牛、羊产好肉、好奶,他留下了很多研究成果,至今仍在使用。他和团队研制出了第一代草原划破机燕尾犁,让高山上仅有两三寸高的草长到了半米左右,草产量也提高了4倍。他带着团队开展划区轮牧、季节畜牧业的实验,成倍提高了草原生产能力。

如今,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肉和牛奶早已进入了人们的餐桌。但任继周又在为人们吃得安不安全忧虑。2008年,三聚氰胺事件爆发,他倍感痛心,因为这背后源头问题之一,是缺乏饲喂奶牛的高蛋白优质牧草,商家通过添加三聚氰胺来提高奶粉的蛋白检出量。

在任继周看来,饲料问题不解决,无从谈食品安全、粮食安全。据他预测,中长期内我国人的口粮需求约为2亿吨,食物当量(将粮、果、菜、牧草、饲料等折合成一个标准),而家畜饲料需求为5亿吨,现在我国粮食是不够的,是饲料占了很大一部分,人吃的跟家畜吃的混合在一起了。他在一次采访中说。

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,他就通过在南、北方开展一系列科学实验,证明了用牧草代粮,实施草地农业是可行的,但限于各种原因,没有在国内推广开来,其中有实际困难,更多是传统耕地农业中,缺乏对牧草和畜畜的认知。

近20年时间,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对农业文化和农业伦理学的研究中。在他看来,问题的背后,是以粮为纲的思维模式,一说粮食安全就种粮食,养猪是为了肥田、养牛是为了耕田,缺乏动物生产的层面。

为了探究其根源,他从80岁时开始研究中国农业史,花3年多时间写出了《中国农业系统发展史》一书。93岁,他又决心编写一部中国农业伦理学专著。那时,他刚查出膀胱尿漏,装上了瘘管,体重下降了12公斤。

我想着最多活两年了,两年以内要把《农业伦理学概论》赶出来。他把这件事看得很重,认为之所以会出现食品安全、生态环境破坏这些问题,是因为全社会的农业伦理观缺失,而农业伦理学是告诉人们,不仅要知道能做什么,还要知道不能做什么。

他自称草人,我像草一样,在最底层、最不起眼的地方工作。草是见缝插针,不与入争。我这一辈子是能做什么就做什么,也不跟人争,你哪个专业红、热门,我不考虑,我就坐我的冷板凳,一坐就是几十年。

2 像打仗一样念书

几乎每个受访的学生,都对任继周的勤奋、惜时、自律印象深刻。一位当过任继周学术秘书的学生说,任继周几乎不参加宴会,也不参加婚礼,但他会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关心。一位学生结婚,他特地去对方家里看看生活条件如何,是否需要经济上的帮助。在候机室、飞机上、火车上以及会议间隙,他也在看书、打字。

他这一辈子都把时间抓得很紧。少年时期,他坚持每天写日记,看遍了学校图书馆的书。大学毕业,他去兰州从事草原研究,一天能走100多里路,有时候一边拄着采集标本的采集杖在马路边上走,一边看书。

文革期间,为了挤出时间工作,他发明了三段式睡眠法。白天没有时间工作,晚上回家先睡两个小时,然后工作到次日清晨,睡两个小时,中午再补睡两个小时,每如此此循环。

任继周说,自己睡觉很少超过6个小时,年轻时除了睡觉,我没在床上躺过。为了节省时间,他养成了少喝水、上午不小便的习惯,导致晚年患上膀胱尿漏,引发湿疹,一到晚上就浑身痒。

他在卧室、走廊、客厅都摆放了钟表,提醒自己分秒必争。



①2003年,任继周考察内蒙羊草草原。②在中央大学时的任继周。③2000年,任继周在贵州山区扶贫考察途中。④任继周(右)在二哥任继愈(左)家中。⑤1950年,任继周(右)带领学生在天祝草原实习。



符号也要改。

中国农业科学院博导李向林曾在20世纪90年代跟着任继周在南方开展草地农业试验,在他印象里,任继周不喝酒、不吸烟、不闲聊、不打牌,没有任何不良爱好。任继周为数不多的爱好是写诗、看球赛。那时,任继周已经70多岁了,走路很快,很多年轻人也跟不上。如今,任继周为了促进消化,每天必吃两条鱼、喝酸奶、吃橙子。

我现在非常虔诚地保护自己的健康,吃东西、生活规律等,不要半途而废搞不成事。2012年,他在一次访谈中说。那时他正准备投入农业伦理学的研究。

他说,自己拼命工作,是因为有原罪感。

他的少年时期伴随着战乱。1937年,他在山东济南平原县的老家乡小学毕业,紧接着,卢沟桥事变爆发,北平、天津相继沦陷,此后,他开始动荡漂泊的中学生活,五易其校。

战争的惨烈至今令他难以忘却,伤兵转移时在校园里待一会,看到各式各样的伤残,离开时候留下一滩血渍,太难过了。抗日战争在战场上中国伤亡3000多万人,(我们)真是血肉长城保护下来的,对于战乱中死亡的同胞无法回报,我有原罪感。

我听二哥哥说,他的老师熊十力说,前方将士在打仗,你们要像打仗那样念书。说到这,他的语调提高,我要像打仗一样念书。从读书到工作,没敢有空。后来得了病,我也要尽可能做点事。

任继周的二哥是哲学家、历史学家、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。大学选专业时,任继周询问哥哥的意见。任继愈说自己研究哲学虚了点,希望他从事实一点的专业。喜欢野外的任继周于是报考了畜牧兽医学系,发展畜牧业,立志改变国民营养。

3 生命的公约数

任继周曾说,有两个人对他影响最大,一位是哥哥任继愈,另一位是中国现代兽医学奠基人之一盛彤笙先生。

盛彤笙原本是医学博士,为了让国人吃上肉、喝上奶,转而学兽医,取得了兽医学博士学位。抗日战争胜利后,盛彤笙从南京中央大学到兰州,创办了国立兽医学院。他认为,光有研究兽医、畜牧的不够,还得有研究草原的人,有人推荐了任继周。

后来,任继周到了兰州,盛彤笙不仅给他安排了房子,连糊窗户的纸有没有上桐油都想到了,还告诉他,窗户纸不上油遇到雨就会被破了,给了他一种家的感觉。

感恩于盛彤笙的礼遇,任继周尚未去兰州前,就致信恩师:进修期间不兼作研究生或兼任任何副业,专心研读牧草及有关科学,以期确有进益,以报师恩厚望于万一。

任继周说,在为人、治学上,盛彤笙对自己的研究报告文集作序,盛彤笙写好序后,把他叫去,指着几处错误,用很重的语气说:这是著书立说啊!至今我写东西,不敢草率从事。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。

即使曾被划为右派,盛彤笙仍然坚持反对以粮为纲,反对粮食不过关就不能发展畜牧业的论调。

小时候,父亲忙,任继周每逢节假日,就盼着哥哥回家,陪他踢毽子、射箭,教他唐诗。任继愈很关心两个弟弟的学习,在弟弟小学时,就常往家寄杂志和书籍。任继周一入初中,任继愈就给他定下了立志高远,心无旁骛,计划领先,分秒必争的座右铭,并要求他不间断写日记。

我很重视哥哥的话,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。任继周说,自己现在还是每天写日记,制定日计划、周计划、月计划、年计划。一名学生告诉记者,他每次去任继周家,任继周都能记得他们上次谈话的内容,就是因为记日记的习惯。

任继周在四川江津读书时,任继愈在李庄读北京大学研究生,同在长江边上,他常到江津去看望弟弟。任继愈写信告诉父亲,称四弟是可造之材,决定每天补助弟弟两个鸡蛋、一斤红薯,并送任继周去当时知名的重庆南开中学读书。后来,任继周才知道,学校一年的学费是哥哥10个月的工资。他拼命读书,提前一年考取了中央大学。

任继周说,哥哥教会了他如何在无常之中认定有常,他叮嘱我,好好走自己的路,不要跟风跑。社会不管怎么动荡,你要安静,保持你的良知和平静。他回忆,文革期间,因为哥哥曾被毛主席称赞为凤毛麟角,找他的人不少,有杂志请他做主编,他都称病不出。哥哥告诉我,文革是一股文化逆流,不能掺和进去。

当选院士后,任继周忙得一场糊涂。任继愈见状,送了弟弟一副对联,涵蕴动静中,虚怀若有若无。这个对联对我晚年的工作起了很大作用,要把心静下来,不管多忙多乱。任继周一直将这副对联挂在书房里。

任继愈一生研究中国传统农业和哲学。几个学生都觉得,任继周从探索科学转向研究农业伦理和农业文化,是受任继愈的影响。

2009年,93岁的任继愈在北京逝世,之后每年清明节,任继周都会去看望哥哥,直到他走路不便。他曾深情怀念哥哥,说哥哥按照他的理想哺育了自己,自己也遵照哥哥的要求不断塑造自我。在我的生命历程中,一天一天,刻画着我们兄弟之间的共同刻度,这是我们生命的公约数。

4 科学是毁灭不了的

任继周说,选定了自己的方向后,他就再也没有想过改专业。结婚时,岳母希望他转一门热门专业,他没转。1995年,他当选院士后,各地高校和科研院所向他抛来橄榄枝,美国一所研究中心也邀请他和爱人一道赴美工作,他没去。有20多年的时间,他的月工资都不到200元,都是岳母帮他打理工,钱不够了就去借,卖东西,家里值钱一点的东西全卖光了。

回忆起刚到草原上工作的日子,任继周说,自己那时候,非常单纯、热血。户口、待遇、今后的生活,他统统都没考虑,带着妻子、孩子,颠簸了21天,从西安到了兰州。

那是1949年,甘肃没有一条柏油路,时局也很动荡,匪匪游勇不时在夜里打黑枪。但任继周却很高兴,甘肃省的草原类型有全世界草原类型的70%,是一个绝佳的研究样本。

他花了几年时间,坐汽车、马车和驴车

跑遍了整个甘肃草原。他住过帐篷,睡过土炕,草原上的虱子多,他穿着666粉浸泡过的衣服睡觉。

1956年,任继周写成了我国第一个草原调查报告,为草原利用和放牧技术的改进提供了更多的科学依据。但在任继周看来,总是流动调查很难有更大的收获,需要尽早设立一个定位科研试验站。

任继周在缺乏经费、设备、人员编制、交通工具的情况下,和学生一起,靠人拉肩扛,在海拔3000米的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,建立起我国第一个高山草原试验站。

这个试验站直到20多年后才摆脱黑点的身份,有了编制。那时,任继周每周前3天在兰州教书,后4天坐火车去草原站,没有过过寒假、暑假。回兰州时,他要凌晨3点起来,卷着裤腿蹚水过河赶火车,还要借助手电筒的光驱赶夜里随时出没的野兽。

研究过程中,任继周发现高山上的黑色草毡土厚达20多厘米,弹性大,草却长不好。一天,他发现老鼠洞周围的草长势明显好于其他地方,缘由是老鼠打洞改变了草毡的通透性,起到了通气透气的作。他和团队根据这个原理,研制出了划破草皮的燕尾犁。

然而,研究刚刚起步,政治风暴来临了。混乱之中,他决定把试验站作为自己的安全岛,力求做到专业以外心无旁骛。他把没人要的书籍、仪器都运往试验站,反而将试验站进一步壮大。他长期待在站上,只有学校必须要求参会时,才旋风式地回到学校。

然而,好景不长。文革爆发,他从试验站上被揪回校园批斗,家被抄了很多次。为了不连累亲友,他把信件、旧照片、私人文件都销毁了,包括写了几十年、带着二哥哥批语的日记,还有母亲脱盲不久写给他的信。

高压下,他患了轻度中风,走路困难。哥哥将他接到北京治疗了一段时间,他才慢慢恢复健康。

当一切归于毁灭和绝望时,任继周依然没有放弃草原研究,当时我深信,世界不会永久这样混乱下去,我是毁灭不了的。我决心用自己的专业证实历史。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,当一些大学老师将存书当废纸成捆卖给废品站的时候,他从中捡回一些有用的书,把重要的业务资料都藏在安全地方。

动乱期间,他自己无法做研究,想办法把学生派到试验站,远离斗争的漩涡。88岁的胡自治是任继周的第一批研究生,他说,当时任继周把自己和另一位老师分别派去新疆、青海的草原试验站,草原研究工作因此没有中断过,这可能是全国都少有的。除了搞原子弹的人。

文革后期,任继周相继编纂了《草原生产力评定》内部参考资料和《草原学英汉辞典》两本书,并在中国农科院的资助下,考察了内蒙、新疆的草原。

在林慧龙看来,正是持久不断的学习,让任继周在改革开放后,一下子就热了。1978年,任继周作为代表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首届全国科学大会。那一年,他已经54岁了,但他没有感觉到黄昏已近,而是觉得自己的第二个工作时代到来了。

他比以往更加拼命了。当时,中断30

多年的西方文献刚刚传进来,任继周发现看不懂了,迅速组织学生翻译、共享。任继周说,自己对草原的认知没有断,能走在一般人前面一点,就是因为大量阅读西方文献。

1978年以后,他到北京王府井附近的锡拉胡同内部科技书店选购国外的科技书。在那里,他读到了英国斯佩丁教授的《草地生态学》和《农业生态系统导论》,视野大开,开始用系统科学的思维审视草原科学,做有关草业的教学和科研。

5 把个人放进历史当中,认准了就做

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,任继周就逐渐意识到,要解决草原的问题,光在草原上下功夫不行,要把草原的问题放在整个农业系统中考虑。

他向记者回忆,刚到甘肃时,牧区比牧区富有,人们大口吃肉,竞相夸富。1957年底,他去越南讲学。1959年回国,发现在大跃进后的浪潮下,农村穷,牧区变得更穷,羊也不能养,需要大队批准。之后几十年,他更是目睹了在工业化进程中,草原退化,家畜吃不饱,牧民生活贫苦的景象。

他眼含泪光,说自己太渺小了。不管权力多大,威胁多么厉害,都是暂时的。知识分子应该承担起历史责任。把历史的正气的命脉积蓄下来,非常要紧。

他时常告诫自己的学生,把权力和志气,心无旁骛做你的工作。把我融入大我,把他人视做他我,不要总想着我、我。要融解在大自然里头,融解在社会里,不要把自己孤立在一个小范围里头忧愁。

几年前,老伴去世,他有半年身体很虚弱。保姆说,有时候任继周说着说着,就开始掉眼泪。身体转好后,任继周又投入工作中,只有工作时他才能忘记一些杂念。

任继周的院子里有一张圆凳,以前,两个哥哥一家人过来,全家人团聚在一起,十分热闹。后来,一个人到站了,椅子一个空了。我自己也到了到站的时候了。

任继周感慨,一个人只能做一个人该做的事情。孔子说,三十而立。立是个位子,要找到自己生态位,该做什么就做什么,这个社会就好了。他把老伴和自己攒的钱,捐了600多万元,在6个单位设立了草业科学奖学金。

他说,一篇个人最幸福的结局是路倒,工作着就离去了。

林慧龙记得,许多年前,一次参加会议途中,任继周坐在车上,回忆起在河西走廊做科考的经过,说当时有个老师躺在草地上休息,手里握着粮票,被一个土匪看见,两人厮打起来,土匪把这个老师杀了。

听到这个故事,林慧龙很震惊。但他记得,任继周讲述时很平静。

任继周说,自那之后他再也没有躺在路边休息过,也没有因为危险跨踏过,他一直往前走,没有回头。

参考书目:《任继周文集》任继周 洪维曾 云锦凤 中国农业出版社《草业伦理学》任继周 中国农业出版社《真理的思考:任继愈传》严青 郭改云 江苏人民出版社

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